

續幽怪錄目錄

第一卷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張質

韋令公臯

目錄

李復言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魏州駒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庾

竇玉妻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草

李衛公靖行雨

續幽怪錄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楊恭政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
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
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
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
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

李復言編

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著新衣掃洒其室焚香
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
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
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
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
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
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邨遣吏民遠近

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
之異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
中仙樂之聲異香之郁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
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
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邨親
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
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邨問曰向何所去今
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
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

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
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藉合仙仙師
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于是絳童二人捧玉箱
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
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
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
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予
華山雲臺峯峰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
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

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
於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
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
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
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
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劫澄煩思今身
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 修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
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
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 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華誰
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
知妙樂鏗鏘響徹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
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妙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
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
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
何暮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綺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
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
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
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
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
邨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
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

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
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卽以狀聞州州聞廉吏時崔尚書從
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
室人不得昇其堦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
者才及堦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
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
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
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
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
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
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
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棲息於
他床客忽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
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睡起僕移

他處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又飲酒食肉私曰我頃所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不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慙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畫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云二人及磁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悲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敬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閱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人識臻何為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

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馬五百
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
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
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
羊豕各半酒數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
言訖而去其酒肉肥甘之極過于華陰聚散如
初宿壩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
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曰神祇尚悔人之哀也
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
造焉辛君初五更立壩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
壩西見旋風捲塵遷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
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于其前王臻
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馬前後戈甲塞路
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文餘貌甚偉揖公平
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
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
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

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拱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于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于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饋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馭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于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

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遂巡得報曰已勅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伏鉞來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二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為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為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

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已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上衣皆畫龍鳳有昇下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擾機務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覺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辭或收皿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叩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

髯之泣來年春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
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
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
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
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
人誠信遇物發十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
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

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
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
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
駕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
道士曰可記我言聞于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
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
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
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國乃驚覺汗流被
體喜以為相國猶當上仙况俗官乎後三日涼

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憇天宮寺
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
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常著于國史故
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
朞復亞臺長憲閣清巖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
然有閒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
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髴聞見僧

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
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
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之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
奈何妖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
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悞與天下人
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
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
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于華山下大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夔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于真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歷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寔曰夔本居山家業不薄造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

留聽之曰合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夔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袖身出來可也茂寔從之夔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實驚欲迴夔曰無恐但前行既到前

夏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
夏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
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掌
峰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
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
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
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
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送
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夏入更衣返坐衣
裳冠冕儀貌堂上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窻戶
階闥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
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
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
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
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
夏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台
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
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掘土增

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
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
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
之淚然念念修之修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
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
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
黃頭執之復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
于井中復取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復曰我
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旦于蓮花峰上有彩雲東至
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
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耳
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
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
花峰上果有綵雲東去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
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川不知其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一

續幽怪錄卷第二

盧僕射從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復言編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
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
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
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
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
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

之事遣舟名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名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々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二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于此廳為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

時驛廳副堦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堦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于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裯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極伏知

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官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竒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佺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佺持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餠者其氣熾、有一吏若外郡之者小囊擅帽坐于其側欲餠之色盈面佺頷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使曰佺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佺馬曰有言願請少間佺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

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佺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佺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蒐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即如何佺曰所求者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佺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

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續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倭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倭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倭乃措去溫字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的既而倭詣祭酒祭酒未冠聞倭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倭再拜對曰倭懇于名者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勝之晨冒責奉謁祭酒

曰唯、其聲甚不平倭見其責憂疑愈甚乃變服伺祭酒出外到于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勝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倭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李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于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權留之不得竊持深頌外于形

骸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同尋勝措名
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以遂措
去溫字注凌字及榜出凌名果在已前所措處
其日午時隨衆叅謝不及即餽客之約迨暮將
歸道逢餽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
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
凌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
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凌曰諾及
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凌筮仕之初追劾貶降
不怠于道始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
達皆自陰隲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
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
俟于階下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
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
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

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捽搶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名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

少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二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于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

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于崑下遂如夢
覺乃在栢林中伏于馬項上兩裛衣背痛不能
自起且不知何處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
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
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
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
馬為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吏雖環
坐為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
于隣廳並云不來入廐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
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
臨也嚴于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
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
歸憇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
彭城李生者為之宰訝其神蕩說竒以導之質
因具言也

韋令公臯

公初無官薄遊劔閣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
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

露公鬱上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朋從游且摠其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寮無非時彥延賞尚欽憚之韋即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意大丈夫何處不安身今厭賤如此而君且歡然度日何哉推君之居豈君之樂妾願辭家與君外覓茅屋一間乃君之居炊菽羹藜尊食瓢飲乃君之食何必恐懼強安竊為他人所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常希乘張之權謀仕一旦悟

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公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藥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造到見之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為誰曰韋即曰此人極貴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即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闈中人無端乃如是且

延賞女已嫁此人鄙其貧而贈薄親同陌路奈
何假託妖巫以相罔乎五束之帛奚足言是日
韋行月餘日到岐帥以西川之貴聳延置幕
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
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
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衣食將闕獨隴
州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
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宮闕乃授兵部
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
聞之拔劔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
執之久而方解問知韋路人朝蓋以輕忽之極
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
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虢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
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即當來巫
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即非長而髯者
乎曰然則非夫人之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

且無髯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聿之貌俄而盧納采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聿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且解佩約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為禽獸形也衆莫

不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娉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駒為盧之僮在坐起曰願事門館于是奉擇相儀禮成巫之言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于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亦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于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始驗巫言有徵矣

薛偉

卷二

土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殮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其坐門東紂曹吏坐門西方弈碁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逆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因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藥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心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間見江潭淨深秋色可

愛清連不蕩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于
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他不復戲遇
此縱適實契夙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
似魚而遨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
投亦易何況求似且請足下試之悠而逝去未幾
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
語曰職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
萍掌意尚浮深跡思寬廣樂浩汗之城放懷清
江厭嶮嶠之區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形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
於晦昧織釣而貪餌見傷于明無惑夫身以羞
其黨禰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于是放
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
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
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餌芳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為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釣乎捨之而去有蹟飢益甚思曰
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釣趙幹豈殺我固

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
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
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頭大者
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
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
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何得不拜
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
門見縣吏坐者奕棋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
笑曰魚可直三四斤餘而既入階鄒雷方博裴
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
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呼諸公曰我是公同
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
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刃而投
我於機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
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
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遂醒
悟得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不忍然趙幹
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階王士

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
見鱸魚終身不食偉自此疾愈後移華陽縣丞
乃卒

續幽怪錄卷第二



續幽怪錄卷第三

蘇州客

李復言編

洛陽劉貫詞大歷中乞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丰儀俊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拒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

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下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為徃途中之費蓮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于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曰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從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奉見時必請與霞小妹相見既為兄弟情好不踈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慧使渠助為掌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語貫詞遂歸列渭橋下一潭泓澄

何計自達久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僕拱立于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即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苦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減一從道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

詞曰即君約為兄弟小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光潔辯慧過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進饌亦甚精芬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且宜禮待况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賚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尊賜太夫人曰即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鎮國梳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袷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梳自隨而投貫詞曰此孺賓國梳其國以鎮灾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鬻其緣孃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梳而行數步迴顧碧溜危橋宛似初至而身若遺下視手中器乃

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為龍妹之妾也執鬻於市有酬錢七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唐忽有胡客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剡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比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龍子所竊今已四年其君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剡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逸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既去渠亦當來亦銷患之道也五半日後漕浴波騰澆灑竟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庾

卷三

四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氣馥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美艷殊常推開庾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可擬舜華衣服彩麗簪珥珍光宛若公侯閥閱家庾側身走入堂前垂簾窺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灼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珍竒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倚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曰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娛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庾不應推門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當來謁

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乎是
一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餽饌
芳珍音曲清亮行樂之極不可名言庾自度此
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
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
以逐之少頃見迷向能自悟于是潛取枝床石
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衆起紛紜各
執而去庾趁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
視乃一白角盞匕中之竒不是過也院中香氣
數日不息其盞鑱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
竟不能辯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
遂不復見庾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竇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其時客多
賓館頗隘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閒借其
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
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
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

即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
姬僕也迨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
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
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僕
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
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
語笑于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芬香撲
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
麗無比與竇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雋妙燒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
是何兒即突衝人家竇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
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其閉戶
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
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
率易也竇誅以非己之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
豈無他宅因復惟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
三者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占詰之不
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

以致之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祕
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
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庄問其掌庄僕曰
汾州崔司馬田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
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
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
幼亦嘗聞此丈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勤情禮
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
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

人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
即梳頭相見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
堂陳設之盛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
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
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丈人
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拒徒勞徃復
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奩之給不
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忽
蒙采頤何副春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夫人喜

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
賓客吉禮既便即取今夕於是王謝復坐又進
食畢揖王退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一襲中
櫛一幘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
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曹一人姓韋稱郡督
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
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庄一周自南
門入及中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
妻告王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

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教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
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
宜即去王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婦便
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
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邇但君生人不合久
居于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絹
百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盱到必求靜室獨居
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聞
晝別宵會爾王入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

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
薄之亦不可唱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
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
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
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祕之言訖遁
去不知其所在焉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
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

出于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
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
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
不已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
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
已醉飽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
曰汝終日饑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
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
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謝

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為名相焉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歷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童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害耶方義家居華州文兄依佛者亦在在此一

且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得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

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居同里久于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已畢飯僧讚嘆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憇文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

方義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于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小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為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舊頃者當任寔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適江夏今夕方回

人非其親而神道可求必須自詣故已先歸耳
又曰厨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
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
八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
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義又問曰幽冥吏人薄
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
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
不平意欲所言幸于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為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
遍又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
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
不爾不敢來贖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
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
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薦道途授館日夕同之
宵話竒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續幽怪錄卷第三

續幽怪錄卷第四

張逢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
橫山店時日初霽將暮山色黛媚煙嵐青、策
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
鮮碧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以杖倚
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踞然意
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

李復言編

之利胷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糺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悟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為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糺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巍々而來適到逢前遂跣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著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覆轉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

岐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紹
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
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
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即之未迴憂負亦
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
舍于公館匕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
各言已之奇事匕不奇者罰巡到逢言橫山
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
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
已遂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勅津吏勿復渡逢
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
不報然此讎非故殺必使殺逢遐亦當坐遂遁
去而不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必無成而
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
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
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徃焉斜月尚明

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蝌蚪之象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且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爾固曰然則君

又何事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朱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越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卿已繫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

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于市能隨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敝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能幹事能為我殺彼女賜

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行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刀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詞獄以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慳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妻潛然曰妾即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曾

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庄
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庄近鬻蔬以給朝
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
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
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為女嫁君耳固
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
乃曰竒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
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騭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語大歷中許邑客鄭
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
潭州軍事造亦任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
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為子娶焉其
吉辰元方遭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
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
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之子
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掩於雨中惟

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窓亦甚堅虎怒搏之櫺折陷頭于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擗擊之虎吼怒擊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噉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雨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竒之執燭出視真朱纓也年十七八禮服

儼然泥水皆污既扶入復固其門取佛塔毀像以壘疊之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在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中櫛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卷四

七

長安張高者轉貨于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
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七十三日妻命
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
復行擊之即臥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
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不行安得不
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
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
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
餓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

父常騎我七固不辭吾不負汝七不當騎我汝
強騎我七亦騎汝七我交騎何却能止以吾之
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
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
麤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
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
母泣曰即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
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
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

取者牽入西市，旣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隣有右金吾，即將張逢，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潛祝土地，自摠角至于不惑，未嘗

暫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遽藏器物，裝梳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千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于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竟潛去，不知何往。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者出曰：「房中無

有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蔡榮
出行豈不知其處其妻母對曰怒而去不告所
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頹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
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于蔡榮勒其年限
正當差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
曰某地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
然莫不驚之計即乎免遂去母視榮已汗洽矣
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
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
李復者從母夫楊林為中牟團乃于三里鄉遍
聞其說召榮母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
豈其然乎

梁草

金吾騎曹梁草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為宛
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教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
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
吏定真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焉
命草診其脉草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佳人也

公喜留之送其直於于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悅之意形于顏色然業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于懷未一年蓮子暴死草方有外郵之事迴及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草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草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

既葬矣召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草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十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草術不神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單衣卧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哀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而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

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內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于公：飛牘于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與草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竒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草崔亦惡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草得之以神藥敷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

纂錄耳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竒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而行困悶益極乃遠望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即君昏已出惟太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為咨白乃

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
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
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
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
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
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
喧勿以為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頗鮮美然
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裯褥衾被
鋪陳皆極香潔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

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
將半聞叩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
郎奉報當行兩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
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
歸行兩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
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
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
叩廳門曰即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
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

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
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
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
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
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
一小餅子繫于鞍前誠曰即乘馬無陋銜勒信
其行馬躩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馬鬃上
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
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

步下於是隨所躩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不見
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
報其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
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
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悞之甚本約一滴何
私感而二十之夫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
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
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
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即君世人不識雲雨

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摠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于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成獵徒以鬪猛為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即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視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靖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閩東出相関西出將豈東西而裕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家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